

中国侠义经典系列

张杰鑫 著

李寅

思齐

点校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三侠剑

上



中国侠义经典系列

上

三侠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75883

张杰鑫 著 李寅 思齐 点校

中国侠义经典系列

下

三侠剑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078510

张杰鑫 著 李寅 思齐 点校

(京)新登字20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侠剑/张杰鑫著.-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5

(中国侠义经典系列)

ISBN 7-5302-0363-0

I.三 II.张… III.侠义小说-中国-近代 IV.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94)第11119号

三 侠 剑

SAN XIA JIAN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北 京 出 版 社 总 发 行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房山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43印张 996000字

1995年8月第1版 1995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 7-5302-0363-0/I·349

定 价: 40.20元

序 言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早在先秦时期，随着奴隶制度的解体和封建城市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士人阶层，他们依靠自己的技艺——或文韬武略，或弹琴吹箫——在社会上谋生。特别是当时诸侯纷争，各路诸侯招揽门客，盛行养士之风，更促进了士阶层的发展。在士阶层中，以儒、侠两家最有号召力，韩非在《五蠹》篇中，就把二者并列，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留下了有关“侠”一词的最早记载。

儒生以思想左右人们，侠客以武勇抱打不平。后者在专制社会，无疑对普通人，特别是下层劳动人民，最有吸引力。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使芸芸众生有了理想、期待和盼望，有了当苦难和不平压过来时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正因如此，伴随着侠客的产生和其作为一个阶层的发展，就有了记载侠客的文字。在先秦史籍中，像《左传》、《战国策》中都有关于侠士行侠仗义的记载，它们为武侠文学提供了生活原型，堪称武侠小说的滥觞。西汉，

HIGP8 / 04

司马迁有感于世的不幸，文人的无能，以切肤之痛，用血泪之笔，为游侠、刺客立传，歌颂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从而为武侠小说确立了“义”的基调。无义不能配称侠，无侠不足扬义，这是中国武侠小说自始至终一直贯穿的主导思想。东汉末年产生了被称为“古今小说杂传之祖”的《燕丹子》，赞扬荆轲言必信、行必果，不惜性命，刺杀秦王嬴政的事迹，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武侠小说也在唐代成熟，在唐传奇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像《虬髯客传》、《聂隐娘》、《红线》、《无双传》等等，都是唐传奇中的上乘之作。它们所塑造的剑侠形象，不但反映了唐代社会动荡不安的侧面，而且为后世留下了武侠小说的光辉范本和丰富资料，提供了可资鉴借的艺术描写手段，影响所及，直至目前。

武侠小说自从唐代正式登上文学殿堂以后，就以独特的文化蕴味和审美情趣争得自己在文学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地位。宋之话本、明清之章回小说，都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武侠小说，像在小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水浒传》，就是最优秀的武侠小说——当然它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武侠小说本身的涵义。

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小说作为文学革命的先声，其发展远远超出了其他文学样式，其中武侠小说尤为甚，形成了所谓的狂潮期，甚至出现了畸形发展，引

起批评家的不满。然而，其中虽有相当一部分作品由于作家的游戏笔墨和商人重利而缺少艺术性，但仍有许多作家像向恺然、王度庐、朱贞木、李寿民、宫白羽、郑证因等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造就了旧派武侠小说相当灿烂的局面。

50年代，香港、台湾武侠小说再度繁荣，一时名家辈出，特别是产生了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他们继承传统文学中的精华，又吸收引进西方文学的创作技巧，以创作武侠小说为事业，以提高武侠小说品位为目的。他们经过不懈的努力，把武侠小说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连以前有偏见和鄙视它的人都不得不正视这样的现实：武侠文学再也不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道听途说、曝日闲谈，优秀的武侠作品同样可以跻身于文学名著之列。文学创作的成就不受题材的限制，只要运用典型化的语言，反映了社会历史现实，刻画出鲜明的人物形象，显示出作者对人生、社会、自然的深刻思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风格，都会在文学之林高高耸立，卓尔不群。

80年代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港台新派武侠小说涌入大陆，使沉寂了40年的大陆武侠文学创作重新起步，新人新作不断涌现，而且出现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著作。这对总结武侠文学创作的艺术规律，指导阅读和创作，无疑都有重要的意义。相信不久的将来，定会有优秀的武侠作品出现。

武侠小说是一种大众文化，好的作品必须雅俗共赏，失去了通俗性和广大的读者队伍，武侠小说就丧失

了生命力，必然会走向死胡同。但通俗绝不是媚俗，大众文化也不是低等文化，优秀的武侠小说是大俗大雅同熔一炉。其作者应是厚积而后薄发。只有如此，才能受到不同文化层次的各色人等的喜爱。真正做到这一点，可以说很难，非大手笔不能。正因为武侠小说要通俗，要面对大众，所以还有一个如何提高读者的艺术欣赏水平问题。求其上者得乎其中，如何将上上之作推荐给读者，不但是小说家的任务，更是出版家和研究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台湾研究界出版界曾遴选旧派武侠小说几十种，出版《近代武侠小说名著大系》，为读者提供经典名著，被誉为书界盛事。现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独具慧眼，在读者开始面对武侠小说思索和求精求细的时候，以大勇气大魄力推出《中国侠义经典系列》，无疑为研究界和读书界做了件大好事，可谓功高武林，德被读者，值得大书特书。

这一批所选的《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七剑十三侠》等八种，选目精良，代表了清代及民国时期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配上精确的校点和典雅的装帧，无愧于“侠义经典”四字。

该书系即将付梓，责任编辑诸公命余作序，辞不获免，只好应命。是为序。

刘国辉

目 录

第 一 回	立松棚英雄大聚会	(1)
	设镖局统辖十三省	
第 二 回	丢钦差失而复见	(2 6 3)
	捉秦尤大闹台湾	
第 三 回	五龙二侠二打莲花湖	(4 7 5)
	老剑客出首力解重围	
第 四 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7 4 1)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第 五 回	胜子川二下南七省	(9 5 3)
	赵昆福逃亡双龙山	
第 六 回	僧道较艺梅花桩	(1163)
	英雄暗探白莲寺	

第 四 回

英雄店刘士英行窃 碧霞山胜三爷遭殃

话说胜爷与铁天胜分宾主落座，保镖的是晚辈，打横一坐，伙计给打洗脸水沏茶。擦完了脸，喝着茶，胜爷向保镖的说道：“你的镖旗哪里去了？”保镖的答道：“在前站下船，我师兄告诉我，到杭州不要喊镖，喊镖恐怕出差错，我将镖旗藏在车里啦。”胜爷说道：“你太傲性啦，你师傅的镖旗镇九江屠，谁人不知？也不是净以武力对待，每年你知道有多大的应酬？谁也不好意思劫镖。”胜爷又问道：“你家里大概是富户吧？”王九龄答道：“小侄舅家里有十几顷水田，二十余顷旱田。”胜爷闻听，微微一笑，又说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以后你多要加小心。你没有镖旗，谁看见也不容你过去。你不闻年年防歉，夜夜防贼？每逢镖入店的时候，夜间必须亲身察看驮子，为的是防备小贼。你要是一傲性，就许将镖多少丢点。比如绸缎镖，夜间有人给你偷出两疋去，到当地交货的时候，客人一看少了两疋绸缎，人家若将此事传扬出去，多不好听啊。”王九龄闻听此言，连声答

道：“是是是，从今后当以小心。”爷儿三个又说了一会闲话，胜爷又叫道：“王贤侄，你与客人一同用饭去吧，我与你铁师叔还有事呢。”王九龄与胜爷、铁天胜行礼告辞。

胜爷叫道：“铁贤弟！你在家中纳福了，天下英雄会，给你下请帖，你都未能一去。”铁天胜闻听，打了一个唉声，叫道：“三哥，提起此事，小弟实在灰心。皆因当时二弟病重，看看要死，兄弟情肠，我如何便抛下他而去？那知道几天的工夫，他就逝世去了。”胜爷闻听，心中暗道：“我错怪铁贤弟啦。”胜爷遂问道：“发引了没有？”铁天胜道：“现在后花园停灵，拟定明年出殡。”胜爷说道：“今日天气已晚，明天叫伙计领着我，我买一份冥礼，灵前吊祭。”哥俩喝着酒谈话，胜爷说道：“铁贤弟，你我挨肩擦背，已有二十余年，我深知道你的性情骄傲，对于守节的弟妇跟前，你可多要尽心。”铁天胜答道：“胜三哥不用您嘱咐，我绝不能待错了。自从您二弟弃世，我就将家务俱都交给弟妇管理，不叫您的弟妹当家。我那弟妇娘家乃是书香门弟，我也曾对他说过：‘弟妇你愿意在家住，愿意住娘家，来往随便。’绝不敢待错。”胜爷问道：“二弟妇娘家何如人也？”铁天胜道：“江苏省罗家岭，姓罗，乃是唐时罗成的后人。二弟妇的胞弟名叫罗文，人称铁掌赛昆仑，表字兴龙，此人上山擒猛虎，下海捉蛟龙，横推八匹马，拽倒九只牛，两膀一晃有千斤膂力，日行千里，文能安邦，武能定国，要求取功名，武状元犹如探囊取物。此人久读律例，有一日他观闲书，看到他先祖的故事，他知道自古忠臣难免丧身疆场，因此不求功名富贵，隐居不仕，常自比徐达，习学渔樵耕读，看破尘世，故此人称为隐士，那是咱弟妇的胞弟。”胜爷说道：“我耳闻有这位，未曾见过，倘日后有机缘的时候，你给我介绍介绍。”弟兄二人正在谈话之际，有一老者，打着白纸灯笼，掀帘而入，叫道：“老

当家的，二太太娘家来人吊祭。”铁天胜叫道：“老管家，你来见见，这是我胜三哥。”老家人拜见了胜爷，铁天胜道：“你告诉内宅待客，就提我与胜三哥说话呢。”胜爷说道：“你陪着我说什么话？你先招待客去，明天我叫店夥计领着我，我再去吊祭。”铁天胜不敢违背，站起身躯，跟着老管家奔内宅而去。叫道：“伙计！这是我胜三哥，好好照应。”

店主人主仆走后，胜爷自己独坐，胜爷正在喝着茶，听柜房有人喊道：“将他推出去，若不看你少眼无目，非打你不可。”胜爷闻听，由上房里出来，心中暗道：“这是吵店子，净打架。”胜爷来到柜房一看，三四个夥计向外推一位瞽目先生，身穿旧蓝布大褂，二目之中，一点黑眼珠也没有，窄板鞋麻梗线串绑着，手中持着明杖。胜爷说道：“你们快放手，你们要将他推倒摔着怎么办？”夥计不敢违背，放开瞎子。胜爷过去，捋住瞽目先生的明杖，就听瞽目人问道：“你是这店掌柜的？”胜爷答道：“非也，我也是住店的。”瞽者说道：“他们这个店太恶哪，打死人白打吗？他们要将我打死，得给我卖一口棺材。”胜爷说道：“老先生，我虽然是住店的，我与店主人有个认识，回头我必叫您顺气。”胜爷拉着瞎子的明杖，进了东跨院上房。胜爷问道：“老先生贵姓啊？”瞎子说道：“我姓刘啊。”胜爷将瞎子拉到茶几旁边，让瞎子落下座，胜爷给瞎子满了一杯茶。瞎子问道：“您贵姓啊？”胜爷说道：“我姓胜啊。”瞎子说道：“人要是倒了运，喝凉水都塞牙。三天没开张啦，今晚半天走到钱塘下关，有一个老太太叫我算卦，我们有公价，二十四钱一卦，算完了卦给了二十三文，借了两家都没借着那一文。老太太说道：‘短一文吧，下回算卦再找补吧。’我也没法子，短一文就短一文吧。三天没吃饭啦，赚了这么一分卦礼，还不够。我打算吃点什么，好容易打听到店里，我方才进了店，他们这群夥计不答理我。我

说掌柜的给我来一个热汤面吧，他们是诚心，半天的工夫，将面端来道：‘面得啦。’我拿筷子一挑，一碗面只有十来根。没法子，垫垫饿吧，吃完了饭，我问掌柜的：‘你这碗面多少钱哪？’他们说：‘二十四文。’我腰里只有廿三文，我说：‘欠你们一文，明天再还，今天我还要住店，也等明天作买卖回来给钱。’他们不说买卖话，他们说：‘等盖好了房子你再住吧。’我跟他们一分辩，他们一堆打我一个人，叫他打死我，我倒有了棺材钱啦。”胜爷说道：“老先生还没吃饭呢？”瞎子说道：“三天没吃饭啦。”胜爷说道：“老先生，四海之内，皆为兄弟。我今天交你一个朋友，咱哥俩在一块吃一块住。明天您走的时候，我再给您十两八两的，您换一换衣服，理一理发，再做买卖就该开张啦。老先生你看看我，胡子都白啦，你是兄弟，我老哥哥说的这话对不对？”瞎子一翻白眼珠，似要哭的样子，遂说道：“胜大爷子，你管我一顿饭，我至死不忘大德。”胜爷说道：“先生言之太重了。”胜爷遂叫夥计，问道：“你们是什么饭现成？”夥计答道：“大饼大面清炖牛肉，都是现成的。”胜爷说道：“给我来两碗清炖，二斤大饼，再配一碗汤。先生喝酒不喝？”瞎子说道：“不会喝酒，一闻酒味，脑袋就痛。”店小说道：“这回瞎子可瞒着啦。”胜爷说道：“不许胡说，快去预备。”瞎子说道：“若不是胜老爷子给我吃，设是我买，这些夥计还许不卖呢。”跑堂的到灶上叫大师傅给盛了两碗牛肉，“要精致点，别叫胜三爷挑眼。”

工夫不大，俱都端上房，摆上小菜。胜爷心中思索：这位先生，也有五十多岁啦，只为无钱，这样狼狈。胜爷不由的可怜瞎子，将瞎子让在正座，瞎子说道：“胜老爷子你也吃呀。”胜爷说道：“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咱是弟兄，你不要客气，我才吃完了饭，你请吃吧。”瞎子拿起饼来，打了一个卷，一口一个月牙，香甜美味，吃了一个不亦乐乎。胜爷看着，心中暗道：

“这个先生吃的太多了。”胜爷见瞎子吃完了，又问他：“吃饱了没有？”瞎子说道：“吃多啦，你别让啦。”跑堂的打过漱口水，瞎子说道：“不漱口，一漱口，香味就没有啦。”胜爷与跑堂的俱都暗笑。胜爷将瞎子让到茶几旁，又给满了一碗茶，瞎子说道：“胜老爷子，这个人要老了也就不值钱啦，我年轻的时候，算一天卦，到店里还要消遣消遣。现在不行了，吃饱了就不爱动转了，我坐不住啦。”胜爷说道：“西暗间有一张大板床，咱们哥俩足够睡的。”瞎子说道：“你不嫌我脏啊？”胜爷说道：“这是哪里话来，何脏之有？”胜爷拉着明杖，将瞎子领到西暗间。列位，胜爷是何等身份？居然能服侍要饭的，可见胜爷爱老怜贫。

瞎子到了西暗间，贴西板墙向床上一坐，直打哈欠，胜爷说道：“老先生你困啦，就歇着吧。”瞎子一翻白眼，说道：“胜老爷子，年年防荒，夜夜防贼，你将门关点上，我这钱褡里有一个破托肩的大褂别丢了。”胜爷心中暗笑，遂插上门。瞎子又说道：“你用凳子顶上点。”胜爷说道：“好好。”又拿起凳子将门顶上。瞎子脱了破鞋躺下，工夫不大，打呼噜，说睡语咬牙。胜爷此时也觉劳乏，摘下鸭尾巾，脱了衣服，一切物件俱都包好，胜爷是体面人，每逢住店，夜间出恭，必要出去，青缎靴子未脱。胜爷方才躺下，就听瞎子打着呼噜说睡语，口中说道：“大奶奶，你这个少爷是火命，少奶奶是水命，卦书上有云，水火不相当，夫妻难久长，不独儿女少，纵然不死也离乡。老太太你老人家给我五百钱卦礼，我到店裡，夜静更深，我请七十盏红灯花，我给少爷少奶奶祭祭星。”胜爷噗哧一乐，心中暗道：“真是瞎子口，无量斗。他到店裡买大面吃，给谁祭星啊？”胜爷也觉一时困倦，可就睡着啦。

正在睡梦中，听窗户叭叭叭，三声响亮，将胜爷惊醒。坐

起来一看窗户，就是三道立闪。胜爷心中暗道：“大概阴天啦，打闪呢。”胜爷又从破窗窟窿向外一看，满天星斗，并未阴天。又一看屋中蜡灯已灭，也听不见算卦先生呼声。胜爷叫道：“先生。”叫之不答，呼之不应。胜爷以为是瞎子出去解手去啦，将灯扑灭了，然后又用手一摸，果然不见瞎子。胜三爷来到外间屋一看，外间屋灯也灭啦，伸手一摸门闩，并未挪动。再摸东暗间屋门，倒扣着呢。胜爷一想，忘了与店中要火种了，遂取小包袱取火折，到西暗间一摸小包袱，踪迹不见。胜爷心中说道：“我进店之时，看见外屋茶桌底下有火纸。”胜爷伸手摸着火纸、火石、火镰，打着了火，将里外间蜡烛俱都点着，里外间一照，仍不见瞎子。胜爷心中明白，所有一切东西，俱被瞎子盗去了。慢说是我住我盟弟之店，就是住别人的店，我也不能声张，十三省总镖头，被瞎子给将东西偷走啦。胜爷思索之下，三飘银髯，自言自语说道：“我这条老命必要伤在杭州。”胜爷用蜡烛又仔细一照，一看外屋门横楣之上，窗户有一扇半掩着，胜爷又低头一看顶门的小几凳，有脚踩的印子。列位，这是诚心叫胜爷知道，要不然一点痕迹也不能留。胜三爷将几凳搬开，开门出去，来到院中四外观看，并无有影儿。又纵上房去观看，就是东厢房上有一条黑影，胜爷心中欢喜说道：“只要我看见你的影儿，你就跑不了。我若不将刀镖等物追回，我怎见镖行众位？”胜爷遂追赶贼人，胜爷后边追，那人前面跑。出离钱塘关六十余里，那人只相隔胜爷一箭之远。胜爷紧追，那人紧跑；胜爷慢追，那人慢跑；胜爷不追，那人在前面等着。又追出三十余里，眼前一座峻岭高峰，眼看着此人上了山坡，胜爷随后也追上山坡，上了山坡向北去。一望俱是平坦之地，有几个平台，又向正北半里之遥，山坡下白水滔滔。老英雄追到水边上，胜爷说道：“你还上哪里跑？”此时天光大亮，那人一

回头，胜爷观看此人，眼珠黑白分明，精神异常，背后背着胜爷的小包裹，并未拿明杖。那人道：“胜老达官，你摸摸你项上的六阳魁首还有吗？”胜爷问道：“足下何如人也？”那人道：“行不更名，我在店里不是跟你说过吗？我姓刘名叫士英，人称别号闭眼神佛。胜老达官，你追的五个人犯，俱在此山，这座山叫双松岭碧霞山，我父子占据此山。我救的是闵老寨主与少寨主，老寨主是我之姐夫，少寨主是我之外甥，我并不是救三鼠，皆因那时屋中黑暗沉沉，无有灯光，我一慌忙，将三鼠的绑绳先解开啦，这才将他三人救走，然后又将众人接到碧霞山。我们大家在一块吃酒谈心，我对他们说了一句大话：“设我将胜英置之死地，易如反掌。”他们大家苦苦哀求，非教我给他们报仇不可，逼的我没有法子啦，所以我才够奔店里刺杀你。皆因你有行侠作义之风，并桌上床下伺候我，你真是仁人君子，我将刀亮出了三次，我没肯杀你。胜老达官，你将珍珠灯已经盗回，差事交官，面子已足，我给你几十两银子盘费，请回贵镖局吧。”胜爷说道：“刘寨主，你将我东西原物交回，我还要那五个差事。”刘士英说道：“胜老达官，我摆一个阵，你要破了此阵，我就将刀镖原物归还。”胜爷说道：“你摆阵我看吧。”刘士英转身奔西南而去，胜三爷后面跟随，眼前一道大寨子墙，刘士英一吹呼哨，出来几名喽卒，齐声说道：“寨主回来了。”刘士英说道：“胜老达官在外稍候片刻。”胜爷说道：“好好好，请你快出来。”胜爷观看，由打里面出来六十名喽卒长箭手，又出来六十名喽卒削刀手，又出来六十名挠钩手，共合三六一百八十名，俱是精明强干，相貌堂堂，东西排班而立。又有四名少年的英雄，胜爷一看这四位，都是手擎鸡爪镰，耀眼睛光，这四位少寨主乃是刘士英四位少爷。大少寨主刘金祥，年在二十五六岁；二少寨主刘银祥，二十三岁；三少寨主刘福祥二十

一二岁；四少寨主刘禄祥十八九岁，俱是方面大耳，五官端正。后面又有二人并肩，林士佩在左，闵德润在右。大少寨主闵德润穿一身青，给他娘穿孝，手中拿着一条金顶秋龙镗，这条镗比他本身那条镗轻一点。林士佩手执狼牙钻。再向后看，左有闵士琼，怀抱提鹿双枪；右有闭眼神佛刘士英，蓝云缎壮帽蓝绸子短靠，十字绁上横插十三节点穴枪，插在皮囊里耀眼争光。刘士英说道：“胜老者，你独自一人，焉能打的出去碧霞山呢？”刘士英又道：“你是孤掌难鸣。林寨主能战你百十个回合不能？闵大少寨主也能战百十个回合吧？您能出的去此山吗？看我与姐丈二人能战您百十回合不能？我那四个犬子也能战您百十合。胜达官你再向后看看。”胜爷一看，后面老道七星真人、张德寿、柳玉春、崔通，俱都抱着应手的兵器，有不可一世之概，本山的三十多位寨主，也都仪表不俗。刘士英又说道：“胜老者，你还没有兵器呢，我赢了你也不高明。”刘士英回头叫喽卒：“将各路的兵刃架子抬来！”工夫不见甚大，众喽卒抬来了十八样长兵器，十八样短兵器，二十四路外武兵器。十八样大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样暗兵器，锋芒爽快；又有许多饒练棍棒，蜡杆子，都是加重的分量；二十四路外武兵器，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锁的，带环的，带套的，带翅的，带绒绳的。六十样兵刃摆在西南。刘士英说道：“您自己挑一样用吧，您的刀镖甩头没有啦。”胜爷一伏腰，刘士英说道：“长箭手，挠钩手，可不许暗算胜老达官。如有暗算者，不论是谁，以军法从事。”胜爷走到大兵器架子前，拿起一把朴刀。胜爷提刀在手，此刀利刃锋霜，虽不如自己的鱼鳞紫金刀，杀人如同削瓜切菜一般。老英雄提着刀转身归还正北。他们山上的人围着三面东、西、南，胜爷故此在正北方。胜爷将刀放在山坡之上，将白发挽好，勒十字绁，绑英雄带，登了登青缎子靴子，抬胳膊递腿，